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六十二回 卻封翁只緣病體

詩曰：父母惟其疾之憂，病中焉可結鸞儷。卻憐萬里來羈旅，何日方能詠好逑。

話說元天子出宮，這邊皇甫也要回轉昭陽。

隨即慇懃整風裳，拜謝了，上宮聖母老娘娘。慈悲太后都疼愛，拉著手，再四叮嚀保重將。

啊，皇媳婦，你好好地階，穩穩地坐輦，回宮去保重身軀。

丟開煩惱莫心焦，少不得，假滿明堂自進朝。驗著果然真女子，再沒有，官家不給你同胞。

啊，皇媳婦，你君婦們和和順順的，可不要口角相爭。

太后言完下榻床，站立在，珍珠簾內送娘娘。宮中國母連聲話，垂著手，說是金言不敢忘。當下辭將皇太后，登寶輦，匆匆一直返昭陽。

話說皇甫後返回中宮，隨即下了香車寶輦入內。想自己也須要寫一封親書與胞弟，一則安慰那病中之人，二則即以備述候等三天不能面聖，求太后傳召明堂，並及請駕到萬壽宮相問，元天子大發雷霆，當面分割，一切前後事情，好教忠孝王得知詳細。

娘娘主意一安排，隨即就，坐近龍書寶案來。采女整箋齊侍候，昭容磨墨不遲挨。中宮皇后提將筆，忙忙地，一頓毫尖頃刻裁。修罷親書加過印，回頭便把官官差。

啊，司禮監孫彪過來，你把這一道萬歲的聖旨，到皇親府內開讀分明，再將本宮的手書，傳與忠孝王觀看。

教他保重莫憂愁，所辦之情諒可謀。萬歲已經重改限，倒不要，自家耽誤病體尤。

啊，孫司禮，你目今內官家沒有什麼嫌疑迴避，我娘娘不能親臨觀看，你可開讀了聖旨，便就進去瞧一瞧忠孝王爺。

如若傳言道不消，你說是，娘娘有命進來瞧。自家懷孕難行動，探一個，病勢如何也免焦。果到床前觀看了，回來可，詳詳細細奏根苗。

啊，司禮監，你早去早回，庶不遲誤。是，領娘娘的聖旨。

孫彪領命下高階，隨即就，一馬如飛去奉差。皇甫娘娘宮內坐，又叫過，旁邊行走內宮來。

啊，行走的內侍，你可叫老太監把鎖著的那四人帶進宮來。是，領旨。

宮官答應就飛跑，走出那，龍鳳雙門喊得高。年老內臣聞命下，是是是，連聲應諾急開牢。

啊，眾近侍們，娘娘叫帶進昭陽，你等的死信到了。

四名內監一聞聽，只嚇得，面白唇青冒了魂。這兩個，眼內淋漓流痛淚；那兩個，喉中嗚咽吐悲聲。難抗逆，就跟隨，一進昭陽雙膝行。也不看，座上娘娘無怒色；也不看，旁邊排列沒嚴刑。先著急，又擔驚，頭碰金階血已傾。皇甫宮中朝下視，說了聲，合班內監你聽真。

嗯！眾內侍聽真：本宮呢，已問過王爺的了，與你們所說之事卻也相同。但是你們這班奴才逢迎聖上，引誘朝廷，稱議事誑騙鄰相明堂，名遊園暗行密計，幾樁大膽的去處，都該著實的用刑才是。如今忠孝王臥病在床，本宮只算得替胞弟積些福，饒了你們一頓的御棍，四十皮鞭。

從今好好在宮闈，可休要，伺候皇帝又亂為。如若下遭還這樣，本宮是，要將四命一齊追。娘娘言訖呼聲去，眾內監，頭磕金磚喜更悲。

啊唷，願娘娘千歲早產儲君，免打的大恩，奴婢們感激不盡。

合班近侍謝完恩，隨即去，調轉昭陽四內臣。皇甫娘娘分發畢，只等著，孫彪覆命轉宮門。不言國母心憂事，且把那，司禮監差表一回。出了禁門離了內，騎了匹，雕安快馬就飛行。好跑呀！一鞭打下馬蹄開，直向皇親府內來。威凜凜，天子綸音肩負。氣昂昂，正宮親筆手中抬。穿大道，過長街，匹馬如飛不敢挨。行到紅牆環繞處，一聲喊，就呼香案快安排。

嗯！皇親府快排香案，萬歲爺聖旨下了！

一聲高叫震穹蒼，王府門官著了忙。指指正轅開浩浩，報官雲板急當當。真緊急，好匆忙，飛報亭山武憲王。國丈一聽天書到，喊得個，頓靴亂說太娘娘。

啊唷，不好了！還不是你惹出禍事來了！

保和學士本男人，沒要緊，一霎顛瘋認麗君。苦勸哀求都不聽，生生地，今朝惹出大災星。

咳！怎麼說不要進宮去，不要進宮去，務必要進宮，此刻進宮的好麼？事情倒沒有辦成，拿問的聖旨已速速來了。

如今我去接欵差，無甚說，你就聽令綁起來。待等一聲拿犯婦，王妃好，應名聽點跪當階。亭山國丈言完出，太娘娘，半晌癡迷也嚇呆。冷汗遍身浸薄襖，桃花兩朵退香腮。心亂跳，口難開，一豎蛾眉怒起來。

嗯！僕婦們快往銀鑾殿上去觀觀。如若果來拿問，我也不不要這條性命！

拚將萬剛與千刀，攪海翻江鬧開朝。哪怕君王規矩重，且罵頓，糊塗天子赴陰曹。王妃一叫哄然應，僕婦們，亂亂紛紛向外跑。不表眾人窺探事，再講那，亭山國丈出宮寮。

話說武憲王一壁埋怨太妃，一壁自己冠帶，忙忙地換了朝服，就走出銀鑾殿來接旨。

王親時下急趨前，又是驚疑又駭然。望北三呼抬蟒袖，居中俯伏整龍冠。真肅靜，實威嚴，香案高排接聖宣。司禮孫彪當面立，就把那，綸音開讀不遲延。亭山聽罷君王詔，誰知道，欵銀重寬三十天！

話說武憲王跪聽宣讀已畢，方曉得皇后在聖駕前奏了，元天子特免一月限期。並不為太王妃要試明堂，故此差人來。

心中不覺喜還驚，佩服王妃尹氏能。謝了恩來離了案，回身就，相同施禮敘寒溫。推坐位，待茶巡，問好稱安盡世情。內監孫彪吞過茗，隨即在，袖中取出一書文。

話說孫司禮飲茶已畢，就把王后的書札取將出來。先說了叮囑的言詞，後達了要見的主意。

然後相求引入宮，欲觀國舅怎生容。亭山便與忙同進，叫家人，先去通知小王公。忠孝王爺方悶臥，聽得說，朝廷寬限大開胸。

話說忠孝王等不到宮中消息，在那裡短吁長歎。忽聞得寬限的綸音已下，宮中的手札又來，不覺的胸膈大舒，眉頭頓放。吩咐一聲相邀司禮，坐起床中。

內監孫彪進了房，就走到，紅羅帳內問安康。觀仔細，看端詳，驚喚東平忠孝王。什麼病兒何等症？憔悴得，這般模樣這般形。咳咳

咳！幸虧得小監來探病，娘娘自己觀看，不知心疼得哪樣！

孫彪說著口嗟吁，他把那，國後親書遞與伊。忠孝王爺觀一遍，喜了個，心寬意放笑微微。

啊唷，真正好極了！這是昭陽國母的為顧同胞，太后娘娘哀憐臣下。

荷蒙萬歲也開恩，又寬這，一月之期與我們。若得疾病痊癒了，孤家當，趨朝百叩謝仁君。王爺言訖心稍放，孫司監，立起身來告別行。

話說孫內監遞了昭陽手札，看過病容，隨即起身，立刻相辭，走馬回宮覆命。

這邊國舅送將伊，也回進，舞彩宮中見太妃。尹氏已知改了限，故意地，一聲驚問似鶯啼：呀！怎麼拿問聖旨已下了，你還不曾綁到法場去？

武憲王爺笑起來，拱拱手，說聲拜服女英才。朝廷旨下因寬限，並不是，你進中宮惹禍來。

啊，賢妃，聖上呢，已寬了一個月的欽限。就是中宮呢，也有手札來安慰芝田。

這事如今倒算良，只等著，保和銷假進朝綱。若然試出真形跡，我家兒，花燭成親意可商。萬拜服來千拜服，好一位，有才有智太娘娘。亭山國丈言完笑，尹王妃，得意欣欣喜氣揚。

啊，殿下，你如今說進宮好呢，不進宮好？還依我的是呢，依你的是？

國丈含歡欠欠腰，應了聲，是然你去進宮高。老夫從此惟遵命，任憑著，才智王妃怎樣調。尹氏見言微帶笑，一回身，便臨後面索書瞧。

話說太王妃走到靈鳳宮中，便向忠孝王取了中宮的手書觀看。國丈在旁說道：這如今既已寬限一月日期，那十三的吉期是用不著的了。

須當通達項公知，免得他，在寓呆呆等吉期。今日已昏明日去，又只好，相煩母舅轉言之。東平千歲言稱是，大王妃，看罷來書喜欲癡。

啊，真真好極也！不枉我進宮托她。

公然辦得事情良，已拜請，太后娘娘做主張。有了上宮相為助，害怕甚，朝廷不許試明堂。真可喜，實堪揚，眼見佳音就到將。你父心虛何膽怯，依了他，大家只好看君王。如今兒去思思看，這件事，虧你爺來還虧娘？尹氏王妃言著笑，小千歲，應聲實在賴萱堂。

咳！但不知鄺老師到底是麗君不是麗君？

果然一試竟紅顏，不消說，是個滔天大喜歡。如若驗明非女子，那其間，一場興敗好蕭然。

咳，罷了罷了！我且看成敗如何。

千歲於時也放懷，單只等，驗明男子與裙釵。次明國丈抬身起，隨即就，冠帶端嚴進玉階。代子謝將元帝主，回身遂拜尹烏台。相來轉致封君寓，要將那，花燭之期挨一挨。待等病軀痊癒後，再選個，良時吉日共和諧。尹爺聲諾王親轉，御史就，坐著魚軒客方來。項老封君聞客至，忙忙地，如飛迎接不遲挨。相見過，坐分開，伺候家丁獻茶來。烏府尹公飲茶後，便把那，改期之故訴情懷。

話說那尹御史飲茶之後，便把那忠孝王病重垂危，求聖上恩寬欽限，一切老王親言語，都對員外宛轉說知。

寶敘聞言大吃驚，半疑半信半憂心。容冷淡，意沉吟，暗暗搖頭暗暗言。

呀！為甚前日赴席時，忠孝王稱疾不見？此刻已經擇吉，又改了欽限婚期？

幾番定准幾番遷，就裡多因別有緣。也不知，委實病凶而若此；也不知，情疑假冒故其然。須問問，即開言，莫被他們弄套圈。項老封翁思到此，隨即就，容顏一變皺眉梢。

啊，烏台大人，若說小君侯病重改期呢，難道老漢有個不肯？若是疑心假冒，而故意遲延呢，那老漢卻有句話說。

我本雲南守分家，不知道，貪圖富貴與榮華。況兼大子為通判，家業也，穿吃周全無用嗟。如此有何也不足，還要把，別人假冒到京華？皆因繼女言稱是，老漢故，戴月披星送至她。

咳！也只說一到京中，成就了花燭，難道我做乾爺的，就不送過繼之兒？

因此匆匆束了妝，保著她，千山萬水進京邦。只言就可回鄉里，家裡的，請事皆當去主張。哪曉迢迢相送至，倒弄出，這般疑惑許多樁。

咳！怎生區處？如今倒難壞了老漢了。

孟府夫人不認親，已是個，大無光彩與精神。如今忠孝君侯病，索性把，擇定婚期又改期。緩一步兒原沒礙，老漢卻，羈身都下念家門。難照拂，欠調停，萬里之遙隔絕深。成了婚來完了事，也可以，束裝歸去早安心。

啊，烏台大人，到底是忠孝王有病呢，到底是疑惑冒名？

寶敘言完挺挺眉，烏台倒，慌忙答應實臨危。新郎如今若強了，七月間，管保無疑就娶歸。御史說完相告別，項員外，起身只得送將回。

話說項寶敘送出烏台，那尹御史是回覆皇親去了，他這亦進房告訴女兒。

南金一聽如此言，倒不覺，愁又加來慮又添。情脈脈，花燭春心都冷淡。悶沉沉，洞房佳興盡除捐。低翠黛，變紅顏，暗裡嗟呼叫老天。

咳！老天呀老天！我項南金何故這般薄命？

舊聘同鄉盧氏郎，剛剛到，佳期在即忽身亡。凶音一到傷心極，苦了個，劍刺心來刀攪腸。

咳！奴原說不肯重婚的，偏偏又弄出這番機會。

癡心冒了孟千金，不顧這，萬里關山進帝京。雖只爺娘都未認，幸虧已，朝廷欽限賜完姻。堪放意，可寬心，限見良緣有得成。誰想佳期相近了，新郎又，一朝病重誤完姻。真異事，實奇聞，總到臨期就變更。如此看來如此想，奴竟是，生成病癡就夫君。

咳，罷了罷了！望什麼富貴榮華，充什麼麗君小姐！

早知薄命是其然，奴也不，冒險當初走這遭。何苦得，萬里迢迢馳夜早。何苦得，一身冷落抱羞慚。如今事到中途廢，反教我，進亦難來退亦難。

咳！可傷極了，萬一忠孝王果有差池，那時候令奴怎處？

雖然原未做夫妻，已受榮封元配妃。也不好，另托終身歸別姓。也不好，仍然歸去返家居。那時奴亦無他說，只有個，或守亡靈或喪軀。

呀，且住！果然忠孝王是這般樣，那時不消說了。

奴家只有去披麻，撞死在，靈座之前為了他。雖不能，好事皆於今世裡；也到底，芳名留與後人誇。無甚怨，沒嗟

呀，勝似重婚與轉家。萬一因疑方改日，那個就，叫奴沒有法兒拿。

咳！好生惆悵！再不想已近佳期，又弄出這勾當。

南金刻下色淒然，她先就，珠淚滔滔眼內含。萬慮千愁言不出，無非在，繡衾轉側不成眠。心切切，意懸懸，疑假疑真信未

然。羞向那，深院月中燒紙驗，只好於，小窗燈下卜金錢。真個是，孤幃寂寞春光少；真個是，客寓淒涼錦帳寒。項女其時多懊

悶，老員外，心慌意亂更愁煩。有時自己登門望，幾遍差人去請安。或聽說，飲食未餐燒未退；或聽說，精神稍壯病稍痊。無實

信，沒真言，只是含糊相往還。員外萬分心氣惱，弄得個，終朝呆坐寓房間。不提項老封君事，且把那，年少三公表一番。

話說鄺丞相告假在家，元天子已數差太醫院看視。只因鄺明堂原是神手，那裡選用的御醫？就回覆養病於內室中，所以不便請看，已自家治藥了。

元主聞聽也任他，明知道，保和原是老醫家。只差內監日日望，盡著把，飲食時鮮送相衙。一日三回多敬重。跑得那，宮官腳

軟腿酸麻。明堂回覆醫人後，緩緩地，自己開方治自家。服劑藥來消弭病，又兼看，百般珍重在宮衙。前幾天，溫中補味晨昏用；後幾天，美饌香杭早晚加。調理得，翠黛倍增眉上暈；調理得，紅雲重透臉邊霞。卻到底，精神雖復容還瘦；卻到底，粥飯才食力尚差。一到近邊初九十，他方始，輕強盡可見王家。

話說鄺丞相一到初九十間，身體已是大健了。只為要挨過忠孝王婚期，就等到十五那天銷假。

其實身子已復原，儘可以，重臨內閣辦朝端。皆因有這心中事，反只好，等到臨期十五天。或坐或眠無甚興，他把那，元郎叫進講書篇。自家赫赫居中位，小弟彬彬坐半邊。窮究經文和禮單。表揚古聖與先賢。無戲謔，正容顏，教一回時問一番。應答相差微發怒，言談不錯大家歡。勞氣血，用心田，訓弟成人法甚嚴。只為日常難得暇，趁著這，朝廷給假幾天閒。柔娘柳氏多知感，員外康公亦喜歡。鄺相自家聊解悶，遣遣那，心中愁緒意中煩。

話說鄺丞相雖然病癒，他的那萬慮千愁卻未丟開去。故把元郎叫他入內，自己消遣消遣，為他講書。就是那王親府中因忠孝王服藥有效，已來相求過一遭藥方。孟侍講也為母病不癒，自己登門請過一次。

明堂一聽孟爺臨，也知道，母病垂危信似真。愁上加愁心更亂，急得了，仰天浩歎恨難平。又不好，輕身再去衝顛險；又不好，決烈相回下絕情。只得問明何等症，開了個，煎方二劑與嘉齡。回復說，身子未愈門難出；回復說，疾病如瘥自必臨。湯藥服時能見效，盡堪把，此張方子取來更。孟爺不敢相重懇，隨即就，道謝而回覆母親。這處明堂真懊悶，又添上，一樁心事費調停。行輾轉，坐沉吟，左右為難沒處分。初十過時臨次早，重報說，王府家人又到門。

啟相爺得知：有王親府內家人持送藥方到此，說是小千歲已服過了二劑，求相爺再改一個方兒。

鄺相聞聽想一番，隔窗吩咐遞傳言。藥方取藥當重改，可向那，在外來人問個然。忠孝王爺康健否？成親吉日定何天？限期一月完姻事，極該把，花燭良辰揀近邊。

啊，家人榮發，你可去問個實信進來。

房內言完答應高，小堂官，慌忙傳說就飛跑。少停一問分明瞭，垂著手，端立東廊稟一遭。

啟相爺得知：王府來人說，小千歲還在床上，病體不過稍輕。這幾天胃口不開，吃粥也沒有吃兩碗。但服了相爺的藥，熱算是退了。只為夜間睡不著，倒又發起燒來。

如今算是不曾康，求相爺，斟酌調停改了方。別作病時還可以，第一這，通宵清醒卻難當。至於欽限成婚事，原擇定，後日完姻共娶將。只為王爺還未愈，又懇得，朝廷寬限幾時光。而今要待新秋後，已加上，一月之期日子長。稟復大人台座下，小千歲，稍好即娶少娘娘。

啊相爺，這是王府家人說的話，但不知是真是假。

榮發廊前稟覆完，保和丞相大愁煩。更面色，皺眉端，暗頓烏靴不喜歡。

啊唷，真真可恨！我原要挨過他的婚期，所以告了十天之假，怎麼竟已經改限，寬到七月初秋？

叫我如今怎麼調，沒有個，也停一月不趨朝。他們既是遲遲了，我只好，十五之期把假銷。真可憂來真可恨，似這等，三番兩次不能逃。明堂刻下心煩悶，隨把那，送到煎方改了遭。打發來人歸去後，自己就，要臨望日進皇朝。慢言鄺相愁煩事，且將那，宮內情形描一描。

話說皇甫後求過了太后做主，就癡呆地等那十五一天。

心中要緊日偏長，恨不得，壯士推車送夕陽。才盼罷，千樹蟬聲催暮色；又望那，五更雞唱煥朝光。等得個，萬千憂愁不放腸。盼到一天臨十四，娘娘竟，越加性急越加忙。嫌永晝，等昏黃，日影斜西眉也揚。待至秉燈心正喜，忽傳聲，皇爺御駕幸昭陽。

啟娘娘得知：萬歲爺聖駕到了，有旨下，不須跪接。

中宮聞得翠華來，迎出珠簾不下階。年少君王攜手入，便坐在，昭陽殿上敘情懷。吞過茗，把言開，問起娘娘心事來。

啊，御妻，朕看你面帶憂喜之容，忽然愁而忽然笑。

想應念著那椿情，你故此，又帶愁來又帶歡。只怕脫靴弄了個，一團高興冷如冰。

啊，御妻，朕倒勸你不要試罷，免弄一場沒趣。

皇后聞聽道不妨，這個是，來朝必要試明堂。總然高興如冰冷，也到底，驗出男兒共女郎。

啊，聖上呀！臣妾已拿定他是女人的了，沒有什麼疑忌。

萬歲如言必定男，臣妾與，皇爺暗下看分然。明朝驗出情形後，就把這，勝敗輸贏論一番。國母說完天子允，笑了笑，應聲就是這般言。

啊，御妻，就是這等說便了，但是怎麼一個賭法？

皇后聞聽喜氣生，一低玉面就沉吟。螺黛蹙，風眸凝，想罷機謀叫聖君。

啊，陛下呀！如今總是但憑各人的主意，要怎麼便怎麼。皇上說鄺丞相是個男子，他若是個女人呢，要萬歲爺賜婚了我的同胞。再出三十萬兩的帑銀賞了少華，以作完姻之費。臣妾說丞相是個女人，他若是個男子呢，聽憑陛下相罰便了。不識以為可否？國母言完笑著容，元天子，連稱使得假依從。心擬思，意追窮，也就含歡聽正宮。

啊，昭陽後，朕若輸了呢，就依你的主見。你若輸了呢，也要依朕的意思。

久聞學士鄺明堂，他尚然，贅在梁家沒有房。翁媪同居原自便，但是彼，宰官無府少威光。聯躬意欲加恩賞，給一座，大大府衙去住將。

啊，中宮後，若試出鄺相是個男子，那不消說了，是御妻輸與朕。要扣除你十年粉銀，留與鄺明堂建一所大府第。

天子言完問可成，皇甫後，連聲應諾極稱公。無變色，謹依從，如此輸贏論得通。臣妾若猜錯了，就把這，十年花粉奉天容。

啊，左右的諸人聽者：這是賭下的事情。萬歲說鄺丞相是男人，本宮說鄺丞相是女子，你們內監們宮娥等合班都在此，可願保哪邊？

皇甫娘娘話一提，上來了，雲肩翠袖眾仙姬。歡躍躍，笑嘻嘻，兩排跪下參個齊。

啟萬歲爺得知：宮女們願保娘娘，鄺保和是女子無疑。

一聲答應似流鶯，皇甫娘娘大喜歡。方命宮娥朝下退，又跪上，牙牌玉帶內官們。

啟娘娘得知：奴婢等願保萬歲，鄺保和是男人。

宮官言訖叩連連，天子也，吩咐一聲就這般。正在君妻相賭處，來了個，上官采女奉情端。

啟國母娘娘：宮女奉太后娘娘的懿旨，前來道達昭陽。

月圓時節是明朝，鄺丞相，前來就要把假銷。奉告娘娘須起早，梳妝台，乘車便到上宮寮。午餐夜膳同用罷，好辦理，試驗明堂事一條。采女說完三叩首，皇甫後，慌忙稱謝喜滔滔。

啊，宮女們，本宮知道了。多謝太后才娘娘的關切。

昭陽國母言說完，宮女就，應命而回下玉坡。萬歲這邊將入寢，便扯著，娘娘玉手笑相和。

啊御妻，朕今朝就在這邊歇罷。

皇后聞聽欠體言，主公何不別宮眠。保和有疾朝端染，陛下的，政事多應未理完。天子見言微點首，說了聲，今朝不去要安

間。

啊御妻，總是鄙丞相就要銷假了，把這些事情依著他辦理便了。

聯亦長長受了勞，連日地，調排國政費心苗。明天原要閒閒者，偏又是，十五良辰該坐朝。倒在此間安歇吧，黎明好，起來隨即整宮袍。若然臨幸嬪妃處，免不得，枕席風流又受勞。

啊，內侍們不須侍候了，就此傳諭各處關門吧。

天子言完內侍行，於時就，君妻安歇寢宮門。涼月殘，曉風清，不覺天光處處明。禁御前，絳幘雞人初報曉；宮闈內，綠袍監使早抬身。忙備點，急煎參，侍候君王御午門。國母娘娘多性急，也同著，少年天子起黎明。顧不得，龍軀沉重難行動；顧不得，聖體尊嚴怕受辛。隨即與，萬歲一齊吞果點；隨即與，皇爺相共吃人參。少年元主臨朝去，娘娘把，宮女飛差萬壽宮。

啊，宮娥們過來，爾等到萬壽宮打聽打聽，太后老娘娘起來不曾？

此時聖駕已臨軒，鄙相多應早進參。著個內官先候著，好待那，朝班一散即飛傳。宮娥答應慌忙去，不多時，回轉昭陽奏事端。

啟娘娘得知，太后已梳洗整齊的了，只等娘娘過去。

皇后聞聽喜氣揚，喝聲好，飛登寶輦離昭陽。宮女亂，內官忙，擺駕齊齊列兩旁。一到上宮行住了，皇甫後，下車入拜老娘娘。

啊太后娘娘在上，臣媳請安。

有蒙關切這般情，昨宵就，預遣宮娥囑早行。萬得罪來千得罪，又要我，仁慈後母起黎明。

咳，真真不是，這倒勞動我太后娘娘了。

國母言完跪叩連，上宮太后面堆歡。扯翠袖，執春尖，一壁相扶一壁言。

啊，皇媳婦起來，不消得這般多禮。咳，我為你的事情，竟一夜不曾睡著。

翻來復去掛心懷，要試明堂恐不諧。聽著敲鐘與滴漏，等其戶啟與門開。先打點，預安排，想至天明竟起來。故此梳妝都完了，只等你，到宮商議再安排。

啊皇媳婦，我與你坐了商量。

太后言完一把拉，中宮國母面添花。忙告坐，遂吞茶，聖母停杯啟齒牙。

啊，昭陽後，我現已著的當宮官在朝前等候了，只看鄙明堂一來銷假，就把他召入宮中。

但是悄悄灌醉他，叫誰前去把靴拉。這樁事件非小可，須要個，的當宮人始合宜。皇媳你觀誰可去，派定了，忙忙免得到臨期。中宮欠禮言稱是，待臣媳，看個宮娥令脫靴。

啊，聖母娘娘已著內侍們候著鄙明堂了麼？這真真是極好了。若說派誰驗看，就遭了這新入宮的柔絲吧。

太后聞聽笑口開，皇媳婦，真真慧眼識人才。宮娥隊內原她好，算得起，伶俐聰明一女孩。服侍小心容貌妍，行為有體語言乖。知禮法，抱詩才，並且般般慳我懷。皇媳今朝相看中，真正是，聲名的當好裙釵。上官太后言完笑，就喚聲，心腹柔絲你這來。

話說這名柔絲，並非采女，就是那位湖廣獻來的假冒麗君路飄雲。

只因還未見虛真，也不好，竟喚她為孟麗君。故此正宮王太后，改了這，柔絲兩字作芳名。因看她，腰肢款款渾如柳；因看她，情性溫存善解人。故取名而先取義，比一個，垂楊之態若絲輕。當時喚近盤龍椅，路飄雲，跪地陳情不肯行。

啊，太后娘娘在上洞鑒下情，男女授受不親，這件事不能尊命。

若然不肯冒名覲，真還是，忠孝王爺原配婦。男女嫌疑千古重，斷難當，保和學士脫雙靴。

啊，太后娘娘呀，就算賤妾是個冒名女子，也服侍了太后娘娘一場。

內家妝後即宮奴，怎近廷臣鄙保和？賤妾固然生了臉，也壞卻，堂堂御禁好規模。伏祈太后垂恩鑒，另派了，能事之人試若何。路女說完連叩首，老娘娘，慈顏微笑忙點頭。

啊也罷，男女授受不親也是古人之訓。皇媳婦，柔絲不肯去，你另派個宮娥吧。

國母抬身應道然，回頭又向兩旁觀。查左隊，看東班，見了宮人貌倒端。薄著綺羅身快便，濃施脂粉臉團圓。金紫額，白雲肩，約略年華二十間。平日在宮當使令，有一幅，藍布手帕罩雲鬢。娘娘看中東班女，忙忙備，就向慈仁太后言。

啊，聖母娘娘，就是這名給使令的宮人都美兒吧，她倒是十分伶俐。

太后含歡道亦當，美兒你，今朝你去試明堂。藍巾宮女嘻嘻笑，跪了跪，滿面春風就願行。

啊，太后娘娘，中宮國母呀，奴婢都美兒願去。

脫靴一件有何難，說甚疑來說甚嫌。顧這自己名和節，倒逆了，娘娘懿旨重如山。真膽大，實胡言，哪有宮娥敢這般？他不行時奴婢去，管保就，輕輕驗出女和男。美兒說著多高興，皇甫君，粉面生春大喜歡。

啊呀，妙呀！如今脫靴人也派定了。